

革命故事

重延八大队

吴甫新 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革 命 故 事

重 建 八 大 隊

(增訂本)

吳 甫 新 著

凌 晨 錢貴森插图



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解放战争时期，浙江金华、义乌、浦江一带地区的人民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，重建起自己的武装部队——八大队。部队建立后，转战金衢和路南地区，给国民党反动派以很大的打击。本书就是叙述八大队重建前后的斗争活动的，一直到解放永康县，同解放大军会师为止。

重 建 八 大 隊

(增訂本)

吳 甫 新 著

凌 晨 錢 貴 祚 插 圖

※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195号

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

地方国营杭州印刷厂印刷·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※

开本787×1002 $\frac{1}{32}$ 印张1 $\frac{3}{4}$ 字数41,000

1958年12月 第 一 版

1960年1月 第 二 版

1960年3月 第二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4—30,000

統一書号：T16103·196

定 价：(5)一角三分

出版者的話

浙江人民有光榮的革命傳統，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那一天開始，黨就領導浙江人民進行了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。在那長期的、艱苦的鬥爭中，有着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。這些故事，集中地表現了祖國的許許多多優秀兒女，在戰場上、在地下工作鬥爭中、在敵人的監獄里、法庭上、在劊子手的屠刀下，不屈不撓、不惜自我犧牲的英雄氣概，和熱愛人民，無限忠誠於黨的事業的高貴品質。這些光輝燦爛的業迹，過去，現在，將來，對人民都有深刻的教育意義，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。

為此，我們決定編輯、出版這套“革命故事”叢書。一方面是想幫助讀者更深刻地了解中國革命的艱巨性；另一方面是激勵大家更好地學習英雄們的榜樣，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，積極地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建設事業。

編輯、出版革命故事，有着重大的意義，不僅可以深刻地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以及我們的後代，而且也是豐富我們黨史的寶庫的重要史料，和對先烈們最好的紀念。但是，收集、整理、編輯、出版這些光輝的革命故事，單靠出版社的力量是無論如何不行的。我們懇切地希望得到各方面，特別是過去曾在浙江地區堅持鬥爭的同志的支持和協助，提供錢索，多多寫稿，共同把這套有着重大意義的叢書搞好。

目 录

为民报仇，五指山除霸	2
深入虎穴，三都街缴枪	6
施巧计，奇击义亭站	10
反“围剿”，夜打鞋塘村	15
以寡敌众，沈宅村突围	21
会师会稽，八大队重建	23
激战俞溪头，痛打土顽	25
夜奔义西区，追击叛徒	29
打敦头，自卫队大吃败仗	33
搞策反，刘章宝率众起义	38
向南挺进，解放松阳县	47
迎接大軍，会师永康城	52
后記	53

抗日战争时期，党在浙江金华、义乌、浦江一带地区，建立了一支番号为“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第八大队”的强大人民武装。这支人民子弟兵，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，为了保卫祖国领土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，经常同日本鬼子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，打得日本鬼子只好躲在城内的乌龟壳里，出都不敢出来。因此，八大队在金、义、浦一带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中，享有崇高的威信，敌人听到“八大队”三字，也会吓得发慌。

1945年8月14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。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苦战，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可是，不要脸的蒋介石，不但窃取了中国人民用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，而且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，竟派兵遣将大举向我解放区进攻，点起了内战的火焰。

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，根据“双十协定”，命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北撤。八大队奉命北撤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就对我金、义、浦一带抗日根据地的人民，进行肆无忌惮的迫害，国民党为了打内战又到处抓丁、抢粮。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弄得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。因此，金华、义乌、浦江一带地区的人民，日夜盼望着八大队回来。

八大队北撤经过浙江上虞县章家埠时，党又派应飞同志为金华地区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，带四位同志和五枝短枪，回到金、义、浦地区来领导人民，坚持对敌人的斗争。应飞等五位同志回到金、义、浦地区时，国民党已派二十一师配合当地的反动武装南联（义乌南乡反动武装）、五大队（义乌北乡反动武装）、邢小

兴部（金华东乡反动武装），和浦江小邦基部等反动武装，对我金、义、浦抗日根据地，进行疯狂的“清乡扫荡”，几乎每个大小村庄都驻有反动军队，形势十分恶劣。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，部分群众有些消极悲观。因此，我们首先得巩固党的地下组织，大力揭发敌人的罪恶行为，稳定群众的情绪，然后再发动群众有组织有计划地和敌人展开政治斗争。

1946年11月，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，我们在应飞同志的领导下，开始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武装斗争。

为民报仇，五指山除霸

1946年11月下旬，我们带着上级党委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，来到了义乌、浦江、诸暨三县的交界处——五指山一带活动。当地人民见到我们以后，就争先恐后的来告诉我们说：诸暨南乡有个周波浪，这个坏家伙过去在国民党军里做过司令，一直与人民为敌，浙东游击纵队奉命北撤后，他就更加猖狂起来，不知道有多少家人家被他弄得家破人亡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善良的劳动人民死在他的手中，他还到处敲榨勒索，随意强奸妇女，真是个无恶不作的恶霸头子。请求我们去收拾这个家伙。有一天，当地的人民来报告道：恶霸地主周波浪，于某日从某地前往某地伪大队长家里去吃结婚喜酒，途中要经过五指山，只带一个勤务兵，要求我们为人民报仇，除掉这条恶虫。我们根据当地人民报告的情况和提出的要求，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，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为了不辜负当地人民对我们的期望，并通过这一行动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，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，领导上决定派徐有恆同志和我前去完成这个任务。

一天上午，天上布满着阴云，我和徐有恆化装成当地农民模样，前往诸暨南乡五指山。一路上，碰到了许多行人，但他们都

沒有想到我們腰里插着快慢机和木壳枪，是去五指山消灭在諸暨县人民中耀武揚威、无恶不作的周波浪的。

上午十时左右，我們就到了五指山脚，只見道路两旁，高高的矗起两座大山，山上树木很少，两山之間有一条山路，大約有三尺来寬。岭脚沒有村庄，仅有一座破烂了的穿心涼亭。这里离諸暨县安华鎮約四五华里，当时鎮內駐有国民党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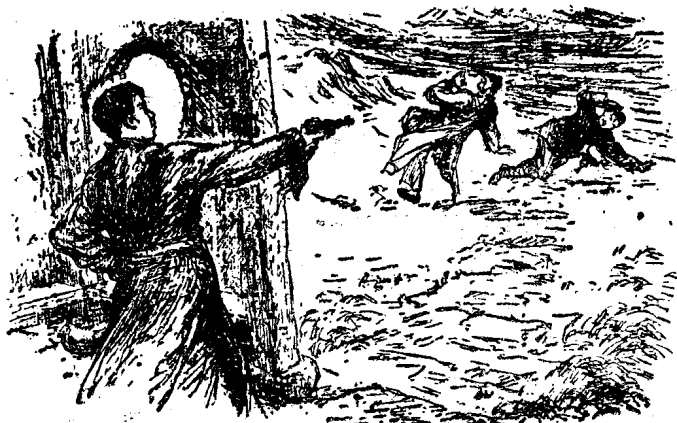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五指山脚，看了看周圍的地形后，我們就在涼亭里坐了下来，假装休息的样子，等候周波浪上門来送死。等呀等呀，大約等了一个小时。大恶霸周波浪果然在五指山岭头上出現了。来的一共是六个人，走在最前面的是勤务兵和周波浪，中間走的据說是他的老部下，也是国民党軍的中队长，伪中队长后面又是一个勤务兵，走在最后面的是两个抬轎的。

看了这个情况，我心里倒有些緊張起来，我們出发时，当地人民告訴我們說，周波浪只帶一个勤务兵，現在他却帶了三个保鏢的。敌人比我們多一倍。怎么办呢？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，應該有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，牺牲一切的勇气和精神，即使敌强我弱，只要我們勇敢、沉着、机智、灵活，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。

我們两人即根据新的敌情，迅速的研究了消灭敌人的办法，决定两人分別站在穿心涼亭的两头，枪上的保險打开，放在长衫里面，装做路过在涼亭內休息的样子，如果敌人走进涼亭来盘問，我們就迅速出枪射击，消灭他們，如果不进涼亭来，那就等他們走过涼亭后（涼亭旁边还有一条路可以通过），用枪从他們的背后射去。

敌人从岭头搖搖摆摆地走过来了，走在最前面的是周波浪的勤务兵，个子长得不高，但身体很胖。身上穿一套黑色的中山装，圓圓的臉孔，一双眼睛小得象老鼠眼，头上蓄着西发，肩上背着一枝快慢机，腰里縛着一条放子彈的九龙帶，真象个皮球似

的向穿心涼亭滾來。他後面就是那個無惡不作的周波浪。周波浪个子很高，但不胖，身上穿着灰色的长袍，长长的臉孔，圓大的眼睛，嘴里露出兩顆門牙，样子非常难看。他毫无顧忌地从涼亭旁边大踏步过去了。他們沒有发现我們在亭內，我們也沒有去惊动他們。周波浪後面的伪中隊長，中等身材，身上穿着灰色制服，臉孔长得和燒炭入一樣的黑，兩只眼睛一刻不停的东張西望，他发现我們在亭內，就一面向腰里取槍，一面走進涼亭來。伪中隊長一進涼亭，剛好碰上徐有恆。徐有恆迅速地拔出木壳槍，朝这个家伙的头部开了一槍，敌人立刻倒在地上。已走过穿心涼亭的周波浪，听见槍声，一面回过頭來，一面慌張地用右手往腰里取槍，想向我們还手。未等他取出槍，我已拔出快慢机对准他和他的勤务兵，打了一个連放，子彈象飞蝗一樣朝他們的身边飞去，这两个敌人随着槍声很快的倒在地上了。我急忙轉过槍頭，向後面的那个勤务兵又打了一个快放。再轉过頭來一看，不料前面的那个勤务兵，並沒有被我打死，却在拼命地跑，他一面跑，一面忙向槍套里取槍。我急忙追了上去，那个勤务兵拼命逃；徐有恆同志見后



未等他取出槍，我已拔出快慢机，打了一个連放。

面那个敌人（他也被我打中了）已經逃远了，又看見我在追这个家伙，就很快赶了上来。这个勤务兵見势不好，就一面跑着，一面叫着：“先生，饒饒命！”但他还是在向腰里取枪，因此我們沒有饒过他，追过两丘田后，这个家伙也被我們打死了。

战斗结束后，我們將繳获的一枝快慢机、一枝二号木壳枪、一枝手枪和一百多发子彈，加上自己的两枝短枪，分別放在衣服里，当着沒有事似的，大模大样地回来了。

周波浪被我們剷除后，諸暨县人民都在暗中拍手称好，但周波浪的大小老婆却在哭爹哭娘，可是有誰会同情她們呢？

我們在諸暨县五指山剷除了恶霸周波浪后，就来到义烏西乡、金华东乡地区。

一天，我們住在义烏西乡下店村沈长春同志家里。沈长春同志忙着为我們送信聯絡，他的爱人也忙着为我們燒飯燒水。晚上，沈长春同志上炕来道：

“我在家里待不住了，也要出来參軍。”

沈长春同志要来参加武工队，大家都很喜欢。他出身很苦，热爱劳动，又是个共产党员，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下店村的自卫队（民兵队）队长。但他家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，一家生活全靠他負担。这倒使領導上不得不再三考虑了。但沈长春同志却十分坚决，說：

“我的妻子已經同意了，請你們放心好了，家中沒問題。”

領導上就去征求他爱人的意見。他的爱人說：

“我完全同意他去参加革命。在家做死做活也得不到一口飽飯吃。只要他为穷人出力，为穷人謀幸福，我在家里生活再苦些也是甘心的。”

这番話不但对沈长春同志是个莫大的鼓舞，對我們來說，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。沈长春同志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參軍了。

我們在金华东乡、义烏西乡活动了十多天，經過浦江来到了

兰溪，后来又到了建德地区。当时领导上交給武工队的任务是：联系地下党组织，为民除害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，搜繳地主、恶霸藏匿的武器来增强自己的武装力量。

那时，我們的行动非常秘密，經常住在深山密林中的山鋪里，在平原地区住宿时，白天一般都不出房門。有时在一家住了几天，連邻舍隔壁都不知道。行动時間一般都在晚上十点钟以后，尽量做到避开大路，避开村庄，避开行人。

一天，我們住在建德洋尾埠的一个地下党员家里。不料第二天一早，伪建德县自卫总队来了一个排，住在我們隔壁。由于房东的沉着、机智，再加上我們行动的秘密小心，同伪軍虽然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板壁，但住了一个整天和一个半夜，伪軍却一点也不知道。我們本想突然下楼冲到隔壁去襲击伪軍，后来觉得这样做会影响当地地下党组织的安全，也会給我們今后的工作带来一些不方便，就采取了一个調虎离山計。晚上，我們偷偷地到离洋尾埠不远处大大活动起来，伪軍知道后，連忙离开洋尾埠往山区里追，而我們却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洋尾埠来了。

深入虎穴，三都街繳枪

1947年2月的一天下午，太阳照遍了大地，农民們都在田里忙着生产，我們武装工作队的六个人，也忙着化装，有的化装成当地燒炭的，有的化装成“烂眼浙保”的便衣队模样。根据当地人民的要求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，我們决定到建德县三都街大恶霸丰道德家中去繳枪。丰道德过去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处长，那时任伪建德县参議會参議員。他的家就在伪警察所的隔壁。

太阳已离西山不远了，我們分为两个組，从距三都街十华里处出发。一路上，只見田野上长着綠色的春花和草子，农民們正在忙着割土和施肥。

太阳落了西山，我們也平安的到达了云都街村边，大家按照預定的計劃和分工，迅速地沉着地混进了丰道德的家里。走在最前面的祝根同志，一股劲的冲到他家后门门口，关起后门，站在門里不让他家有一个从后门跑走。走在最后面的李西京同志，一进他家大門，就把大門关了，自己就站在大門里，如果外面有人叫开门时，就打开门让他进来，但不准有一个人逃出去。吳瑯寿等两同志一进他家后，就把他家里所有的人，都集中到一个房間里，以防他們偷偷地跑出去报告伪警察所，楊一明同志和我負責去找大恶霸丰道德要枪。

我們一进他家，只見廚房里有十余个炭农和长工，有的忙着拿碗筷，有的忙着端菜，准备吃晚飯，有的正在洗脚和抽烟。我們就走到了他們跟前，当时他們都以为我們是“浙保”的便衣队，誰也沒有理睬我們。从他們的目光中还可以看出一副讨厌和痛恨的神情。

“你們丰处长在家嗎？”我問道。

一个年約三十来岁，上身穿着一件破棉袄，下身穿条单褲子的男人，露出一副不耐煩的样子回答道：

“他不在家，到建德城里去了！”

“他家里还有其他人在家嗎？”我又問道。

那个三十来岁的人，已不再理我了。坐在他旁边、正在拼命抽烟的一个老人道：

“家里还有他的大儿子和小太太。”

“他們現在哪个房間？”

老人抬起右手用食指一指道：“那边走进去就是。”

我和楊一明同志就根据他所指的方向，去找丰道德的大儿子。

我們走后，这些勤劳的炭农和长工，就被吳瑯寿叫去了，他們和丰道德家里的其他人一起，暂时集中在一个房間里。吳瑯寿

向大家說明了我們的身分 and 來到大惡霸丰道德家裏的目的。長工和炭农听到吳瑯壽同志這麼一說，立刻露出了一種好奇和歡迎我們的眼光。但丰道德家裏的那些太太、少爺、小姐們，听了后都吓慌了。吳瑯壽叫大家不要亂動和叫喊，否則我們就不客氣了。

我們兩人去找丰道德的大兒子，一直找到了他睡覺的房門口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走進了他的房間。一進門，只見房間內有三個穿得花花綠綠的女人，她們的頭髮都燙得象亂鷄窩似的，嘴上塗着紅紅的口紅，年紀都在三十歲以下，有的坐在椅子上，有的站着。旁邊床上坐着一個三十歲上下的男子，大約就是丰道德的大兒子，他穿着青灰色的長袍，个子又高大又肥胖，頭上蓄着西發，眯着眼睛盯着三個女人，不知道他們在搞什麼鬼名堂。

“丰先生在家嗎？”

“干什么？”那個男人反問我道。

“我是浙保司令部的便衣，找他有事。”

他一听我是“浙保”來的，就擺出一副老虎要吃人的樣子，瞪起眼睛，大聲的罵道：

“他媽的，你這個飯桶！怎麼一點規矩都不懂，誰叫你闖進房間里來的？”

我也不愿和他消磨時間，就用快慢機對准了他的胸部說道：

“不許動，把手舉起來！”

這一下，可把這個威風凜凜的壞蛋吓壞了，他急忙舉起雙手，臉色也發白了，身子也發抖了，說道：

“你……你們要……要什麼？”

“我們只要你家裏藏着的槍，別的什麼也不要。”

可是他硬說家裏沒有槍。我就把他交給楊一明同志，好好地教育教育他。房間里的三個女人，見到這副樣子早就吓得逃走了，可是她們也被吳瑯壽同志叫到另外的房間里去了。

丰道德的大儿子非常狡猾，他仗着隔壁就是伪警察所，一再地说家里没有枪。我们对他是足足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说服动员工作。尽管时间拖了三个多小时，但伪警察并没有发觉我们在他们隔壁缴枪。因为丰家房子大，里面讲话，外面根本听不到，加上我们一进去就把丰家的前后门关上守住了，他们家里的人也被集中到一个房间里，消息无法透露出去。当然，我们也作了另一种打算，万一被伪警察发觉了，他们从前门进来，我们就往后门冲出去，他们若从后门进来，我们就往前门冲出去，如果两头门都被他们占住了，我们就用三枝快慢机射击，从后门突围出去。丰道德的大儿子认为：拖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还听不到隔壁伪警察所的一点响动，等救兵的心也就死了，才无可奈何地带着我们把藏在天花板里的两枝卡宾枪，和藏在自己枕头底下的两枝手枪及百来发子弹，交给我们。我们缴到了枪和子弹后，就擅自走了。

我们走到约离三都街一华里的地方，背后传来了枪声，大约我们离开丰家后，他们就去报告伪警察所了，因此，这批伪警察



丰道德的大儿子才无可奈何地把藏枪的地方指点给我们知道。

就急急赶来給我們送行了，我們沒有理睬他們，只顧自己走路。

两次反霸斗争，取得了巨大的胜利。以后，我們又到金华县澧浦村去繳了伪乡公所的枪。这样一来，我們的名声大震，大大鼓舞了当地人民对敌斗争的积极性。我金华地区的武装力量，已由原来的几个人，扩大到了三十余人，配有十余枝短枪和二十来枝步枪。

同年4月，我們的部队到永康、縉云、丽水、宣平一带去活动，还繳获了永康县八字墙伪警察所的枪枝。

施巧計，奇击义亭站

1947年9月，上級党委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，把我和吳瑯等同志从永康調到金华、义烏、浦江一带地区来工作，并成立了武装工作队（当时称金华、义烏、东阳地区武装工作队），武工队共有六个人，配有六枝短枪。在上級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下，我們首先襲击了駐在义烏县义亭火車站的伪軍。

义亭火車站位于义烏和金华之間，北离义烏县城三十华里，南离金华七十华里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虽有日本鬼子駐守，但仍属我金、义、浦抗日根据地，当地的人民群众受过党的多年教育，政治觉悟比較高。

当时义亭火車站駐有国民党軍一六四师的一个排，共三十余人，配有美国造輕机枪两挺、步枪二十余枝、枪榴彈筒两个。排长姓蔣，滿臉麻子，是个好賭、好嫖、好喝、好搶劫勒索的坏蛋。义亭車站飯店內做跑堂的老鮑告訴我們道：

“这个麻子排长坏透了，每頓飯都要我們店里送去，还要老酒、好菜。他沒有老婆，但不断有女人在他房里过夜。这还不算，他还常去义亭鎮上打牌、玩女人，真无耻极了。”

敌人的武器和营房的位置，就是老鮑在送酒送飯时記下，告訴我們的。

敌人在这里无恶不作，借口义亭是“匪区”，就对义亭鎮附近村子里的人民，随意欺压、搶劫、勒索，对在車站上下火車的旅客，也借口搜查“違禁品”，随意进行欺侮和搶劫，見了年輕漂亮的姑娘，就乱說乱动，查到誰身上有錢，就搶去裝入自己的口袋里，誰要去和他們說理，他們就給你扣上一頂“共匪”的帽子。因此，当地人民對他們恨之入骨。

10月中旬，我們在义亭鎮人民的积极协助下，对敌人营房周圍的地形、地物、步哨位置、人数、武器装备、战斗能力，生活規律、排长姓名，及杭州开往金华、金华开往杭州的火車到达义亭車站中間有多少空隙時間等，进行了周密的調查和偵察。根据敌情我們認真、反复的研究了战斗計劃，决定：由指導員吳瑯寿帶隊員吳謹，化装成伪軍官，假装去找敌人的排长商量事情，取掉敌人的門崗，好让后面的同志迅速順利地冲入敌人的营房。由我帶沈长春、沈塘良、曹祥等三位隊員，化装成当地农民的模样，有的手提小籃子，里面放着稻草和快慢机，上面盖着一条毛巾，假装从义亭鎮赶集回来，有的肩挑着担子，假装要路过敌人营房門口附近的小道。大家都远远地跟着吳瑯寿他們，准备在他們弄掉营門口的崗哨后，迅速地冲进敌人的营房，歼灭敌人。另外，又动员八个新隊員，由金华、义烏地区党的負責人赵子遜同志帶領，預伏在义亭火車站旁边的茶館、飯鋪、酒店內，假装等候火車，他們的任务是：等武工队的同志冲进敌人营房后，就迅速地冲上来拿敌人的武器。

● 10月18日上午，我們召开了战斗动员大会，由赵子遜同志傳達了上級党委的指示，由我傳達了对义亭战斗的具体計劃和步驟，吳瑯寿同志对大家作了政治动员报告。接着就进行了热烈的討論，在討論中，每个同志都向党表示了自己的决心。

下午一时左右，我們就从离开义亭火車站五华里的張家村出发了，第一批走的是赵子遜等八九个同志，他們是到火車站的茶館、飯鋪、酒店里去的，第二批走的是吳瑯寿和吳謹同志。随后就是我們四个人。我們跑出張家村，就看到从义亭往吳店去的路上，人來人往，有的挑着担，有的提着籃。在路上，我还遇見了許多熟人，他們都知道我是被伪义烏县政府通緝的人，因此也沒有和我打招呼，只是对我笑一下就过去了。我們繼續向义亭火車站大踏步走去。

走出义亭村，就看見一个身穿黃卡其軍服的伪軍官，搖搖擺擺的从义亭火車站向我們这边走来。走近一看，原来就是那个好賭、好嫖、好喝、好搶劫勒索的麻子排长，他那双烏溜溜的眼睛，朝我們看了几眼，就神气活現的从我們身边走过，到义亭鎮里嫖、賭去了。我心里想道：你不要耀武揚威，过一刻钟后，就要你发抖了。

走到离敌人营房两三百米处，就看見了敌人营房門口站着一个身穿黃布軍服、两手端着一枝油光閃亮的步枪的敌人哨兵。他看見从义亭方面来的两个不相識的軍官，已經走进了禁界綫（敌人营房門口，原是一条自义亭往何店塘村的大路，自从伪軍駐在这里后，这条大路就禁止通行，要老百姓从离敌人营房約三十米外的小道繞过去），急忙两手端着步枪迎了上来。

“你們是哪里来的？”敌人的哨兵問道。

“我們是师部来的，找你們排长有事。”吳瑯寿有力的回答道。

敌人的哨兵听他們說是师部来的，忙站住脚。吳瑯寿就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封信，快步走到敌人哨兵的面前，說道：

“你們排长在家嗎？”

“我們排长不在家。”

伪軍哨兵一面回答，一面就将原来端在手上的步枪放到右肩